



诸城桃林的沈家沟村四面环山，处在黄牛山深山里，交通闭塞，大部分人家早已搬迁，只有两户人家留守：70多岁的沈立国和老伴只想守在祖辈生活过的地方；而30多岁的沈顺磊则为了照顾母亲和百余亩种植园，选择回到这里，沿着父辈的道路开辟属于自己的事业。

难舍大山深处沈家沟

守梦人不舍故乡 老两口久居深山

齐长城在诸城境内经过臧家沟、西响水、东响水、许家沟、史家沟、桃行后，就到了沈家沟。

诸城桃林的沈家沟村曾是史家沟的一个自然村，四面环山。该村面积小，且处在黄牛山深山里，交通闭塞，20世纪90年代初在政府主导下往外搬迁了。但如今那里还有两户人家，一户是70多岁的沈立国，一户是30多岁的沈顺磊。他们一个为了守梦，一个为了追梦。

沈立国家三间低矮、破旧的老宅掩藏在群山深处一个山窝窝里，房屋、院墙用山石垒成，两扇院门年代久远，门上贴着红色的春联，给这处寂寞的小院带来不少生气。他与老伴相依为命，说话间脸上一直挂着亲切的笑容。两位老人有四女一子，儿子搬到史家沟，三个女儿嫁到别的村，一个女儿在城里定居。

“村里让我们搬，我们不乐意。这是祖辈生活过的地方，我们不舍得离开。”沈立国说。

沈立国的曾祖父是给许家沟臧姓大地主看山的，到他这一辈是第四代了。曾祖父生养了四个儿子，分出四支，家族一下子壮大起来，形成一个自然村——沈家沟。

老沈爷爷这支三代单传，沈立国的父亲8岁那年，爷爷带着一家人搬出了大山，到相对繁荣的大坪子谋生活去了，只有过年才回来住上一段时间。沈立国就是在大坪子出生的，以后又有了两个妹妹。爷爷和父亲在当地算得上一等一的窑匠，因此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。

1967年，灾难突然降临，学校盖房子，父亲在凿房梁卯眼时，一块木屑崩进右眼，眼球完全损伤，为避免感染，只得摘除眼球，为了治眼，家里欠下了一堆债，刚刚成年的他也因此耽误了娶媳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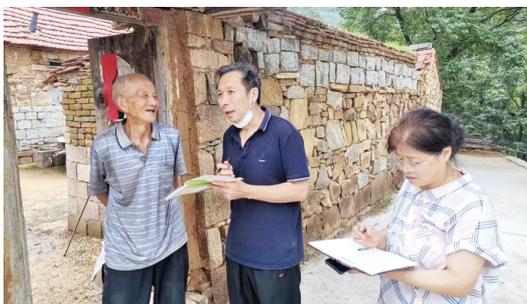
一晃10年过去，三爷爷家的堂兄患了重病，那时堂嫂一人拉扯着四个女儿，大的12岁，小的才4岁。沈立国回家看望堂兄，看到堂嫂一人忙里忙外非常辛苦，经常主动帮堂嫂打理一下地里的活。

堂兄病逝，他有意帮堂嫂，干脆从大坪子搬回沈家沟，跟大他一岁的堂嫂刘先青过起了日子，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儿子。

现在，沈立国夫妻相伴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静谧的大山中守着故土，守着梦想。



沈家沟的茶园



沈立国(左)接受采访



沈顺磊(左)在沈家沟自家的养殖场接受采访。

家庭遭遇变故 追梦人回乡经营种植园

如果说老沈留这儿为了守梦的话，那么沈顺磊回到这儿则是为了追梦。

近期的几场雨，浇透了干涸的田地，润泽了座座青山，蓄满了河湖沟湾，山里的溪流或急或缓地流淌着，发出悦耳的声响。蝉也优雅地唱着，鸟儿啾鸣着从树上跃起，飞向远方……

在沈家沟村（原址）西面一片绿树成荫的种植园里，沈顺磊正在忙碌着。他生于1981年，曾经在潍坊一家知名公司从事市场营销工作。谁料，四年前的的一场变故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。

2019年春节刚过，沈顺磊的父亲遭遇车祸去世。他担心母亲的身体，每天下班驱车30多公里回老家陪伴母亲，第二天再赶回去上班。

他劝母亲把100多亩的种植园卖掉跟他到城里住。可母亲舍不得这份与丈夫打拼出的“家业”。于是，小沈与妻子商量一番后，毫不犹豫地辞职，回老家专心做起了农民。

他的种植园里有茶叶、板栗、柿子、樱桃、桃子

等，后来从南方引进青桐子、梅花等珍贵苗木，开始向绿化苗圃方向拓展。桃花、樱花盛开的季节，种植园对外开放，游客可以赏花；果子成熟时，游客可以体验采摘；无花无果时则可以爬山；有民宿可作短暂休息并提供农家菜肴。现在，沈顺磊正努力打造一个绿色、环保、一条龙服务的农业观光生态园。

村里的年轻人出去打工，留守老人无力侍弄土地，有的把地卖了。沈顺磊则雇他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，像给桃树和樱桃疏花、疏果，给果树剪枝、打药，整理采茶，修理田坝……老人是很乐意的。

沈顺磊说，政府在修这条进村的水泥路时，会占用部分路边农田，不管占到谁家的地，村里人都很痛快地让出两犁地。“抗日战争时期，我们这村曾有八路军住过，村里人常为八路军送情报、运盐，还腾出房间给八路军住，那可是有杀头的危险啊，现在损失点土地对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？何况政府修路是造福百姓，村民乐意为之。”山沟里的人厚道、朴实的秉性仍然在。